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五回 集惡村厲鬼排陣 居貨鎮仙子勸淫

三緘師徒將盜釋去，離了種草閣，又望產途進發。行行止止，無非與諸門人談論元道之高深，入道之奧妙。逢剎則宿，逢人則化。奈世人盡迷於名利，無一道根深厚者入乎道中。三緘見之，惟有咨嗟歎息而已。一日行在中途，天忽雲迷四野，刁風狂作，兩點如丸。三緘謂諸弟子曰：「天將雨矣，可覓古剎以停驂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與諸道弟暫遲步履，弟子前去覓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兩點當頭，急何能待？」狐疑曰：「前面綠林深處，即非剎觀，必是村莊，吾等借以為避雨之區，主如能容，更為可美；主如不許，亦慰以好言，待雨散雲收，又作道理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甚好。不然，衣衫潤濕，若何能行？」言談至斯，雨將成而又駐者累累，及到村莊門外，僅可容身於簷下。身剛坐定，而沛然者未幾逞風雷之威而潑地矣。狐疑謂其師曰：「村莊寂靜，其中豈無人住？待弟子入內視之。」三緘諾。

狐疑踱入，尋之已遍，人跡毫無。轉過左廂，僅一楹焉，一老嫗、老翁，品坐在內。狐疑近前，拱手曰：「老翁萬福。」老翁亦起而揖曰：「道士何來？」狐疑曰：「因避雨而入貴莊也。」老翁曰：「前廳皆隙地，欲避風雨，只管居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待雨駐候，吾師徒自然他行，不能久留於飽。」老翁曰：「爾即久住，亦屬無妨。」狐疑出告三緘，師徒陸續入莊，目極廳堂，宏爽可愛。人不片刻，老翁偃僕而出，與三緘師徒揖揖已。三緘曰：「翁族何姓？」老翁曰：「吾族趙氏，祖居此地已六世矣。」三緘曰：「貴村何名？」老翁曰：「吾村名號『集惡』。」三緘曰：「村莊宜取美號，何名『集惡』耶？」

老翁曰：「村名取自前人。吾嘗換以『集善』，殊呼之已久，而『集惡』二字，不能移易。故是村童叟，仍以『集惡』相稱。大抵前之『集惡』於此者深，不能受一『集善』之名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地以人傳，其始惡者為誰，翁可知其來歷否？」老翁曰：「吾聞之乃祖，言前朝此地慣出賊匪，累被官兵追逐，後又以子逆父而致父於死者不一其人，因此逆君逆親之名，倡於一國。故遐邇厭惡，群呼為『集惡』以辱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村名已悉。然翁宅如是寬宏，胡以中堂廳外，竟無人住，豈其子孫稀少乎？」老翁曰：「非稀少也。是地近多鬼魅，人每觸之而死。吾子孫輩另遷異地，以避其鋒，所以宅內空虛，氣象凋零，一至於此。」三緘曰：「老翁何獨不避耶？」老翁曰：「吾夫妻老而無用，故拚此性命，為子孫看守房廊。不然，恐被折毀不堪，枉吾祖宗經營之苦。」三緘曰：「鬼魅之來，如何作弄？」老翁曰：「鬼魅來時，爾家祭禮排得齊整，彼則喜而防風不作，旋起微風一陣，捲去體牲。倘不整齊，狂風大起，摧林折木，或將男婦攫去無蹤。忙許祭儀，即刻另設，霎時攫去者又在室中。聞諸攫去之人，則如睡夢然，一事不曉。」三緘曰：「設此牲酒，何以知其必來？」老翁曰：「事有定例。十五日內享西北，十五日外享東南。供奉輪流，真令合村苦煞！」三緘曰：「胡不聘人除之？」老翁駭然曰：「除此鬼魅，非神仙不能，如聘塵世巫師，治之弗得，反觸彼怒，村內恐無寧日焉。」三緘曰：「這幾日鬼魅享祭何所？」老翁曰：「正在西北。再越三日，將享吾東南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約集鄉人議祭品時，言吾能擒此鬼魅，不索金帛，為爾除一方之害。可乎？」老翁曰：「果爾，村人之福也，安有不喜？但恐不能收伏，吾村將何以御之？」三緘曰：「有吾在茲，斷無他慮。」老翁喜，厚設酒食，以款師徒。

是夜，老翁暗傳鄉人。鄉人齊集翁家，詢明所以，來見三緘，曰：「如道長能伏是鬼，吾等願謝百金。」三緘曰：「不索絲毫，是為爾村除去大害。」村人齊齊下拜，曰：「不意遭此惡魔，擾害數年，亦有今日。」拜罷，問及三緘曰：「收茲鬼魅，道長所需何物？」三緘曰：「一物弗要。爾等只照常禮，以祀厲鬼。待彼來享，吾自有以收之。」村人聞言四散，各於次日備辦祭儀。

三緘謂狐疑曰：「爾與繡霧往查一下，看此厲鬼道法如何？」二人得命，乘風而去。三緘及諸門徒在老翁莊中靜坐以待。果至次夜二更明分，陰風突起，將老翁所設祭禮刮去無存。三緘拋起飛龍瓶，口吐金光，與黑氣兩相爭鬥。厲鬼當排陣勢，在空呼曰：「誰入吾陣，吾便擒之！」繡霧、狐疑齊聲應曰：「小小陣兒，有何難破？」風車並駕，衝入陣中。只見地黑天昏，星月皆晦。狐疑私謂繡霧曰：「此又與陰風陣相同，須勿大意！」言已，直投陣東，一時紅光照耀，無數富翁貴宦上前對敵，愈鬥愈多。二人敗下陣來，轉向西隅。接戰者概係美女，彌戰彌厲，二人力不能勝。復趨北角，陣出數百醉漢，各執酒瓶，奮力相攻。知難敵之，急向東奔，又來數百持刀大漢，怒氣勃勃，與二人交鬥不休。久之，四面接戰，狐疑、繡霧竟困核心，左撞右衝，不能得出。忙將風車高駕，向下一望，黑如漆水，一物不見焉。

歸報三緘。三緘曰：「此非腸縛子不敢收也。」望空拋去，金光二道，旋從天外嬌嬌而來。頃刻間，厲鬼被擒，墜於莊中，形象猙獰，甚是可怕。三緘曰：「爾待道法高妙，以害村民，兼索祭儀。而今被吾略施小法，將爾收束，爾又如何？」厲鬼大聲吼曰：「爾即收吾，吾心不服！」三緘曰：「為何不服耶？」厲鬼曰：「爾如敢破吾陣，宜入陣內，將陣吹散，方見道法。如暗以寶物收吾，是秘計陰謀，不算高妙也！」三緘曰：「吾且釋爾，讓爾再排陣勢，待吾破之。」剛將腸縛子收回，厲鬼得釋，乘風在於半空，吹起煙霧。三緘復命狐疑入陣，手持腸縛子四方揮動，煙霧化為烏有。厲鬼見陣已破，乘風欲遁，早被縛子套著，仍墜莊中。三緘笑曰：「爾可服乎？」厲鬼曰：「服矣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所布者何陣？」厲鬼曰：「昏天陣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既屬昏天陣，陣中何有富者、貴者與美女、醉漢、怒漢哉？」厲鬼曰：「富貴功名以及酒色財氣，世人盡墜其內，死而不悟，豈非昏天陣乎？」能出昏天陣者，即是大丈夫。三緘聞聽笑曰：「真迷人陣也。獨怪夫世之墜於是陣者，自壯至老，無一能出也。」厲鬼曰：「是陣乃天地生成，吾不過借此以布之耳。不料仙官方寸清明，獨能破此，事心甚服，願拜門下，師事終身。」三緘曰：「拜吾門下，心宜堅固，不可廢於半途。」厲鬼曰：「吾居陰幽之地，久矣欲出，怎能援引無人，即在村中享點祭儀，亦出於無可如何。還望仙官憐而不咎，安敢一誤再誤，自深罪戾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念爾立意尚誠，收為門徒。」即取以道號曰「雲牙道人」。厲鬼欣然，參拜師尊並及道門諸兄。自此追隨三緘，任其驅使。村人見厲鬼降服，喜無所害，厚設肴饌，以款師徒。宴罷，三緘辭別村老，率領徒眾又向前行。

他日行至一鎮，人煙輻輳，寬廣異常。坐賈行商，遍滿鎮內。三緘入鎮，覓一古佛觀安居其中。觀內止一老僧，見三緘師徒頗有道法，慇懃款待。賓主閒談之際，三緘問及鎮為何名。

老僧曰：「是鎮名『居貨』，以其四通八達，無貨不集也。」三緘曰：「風俗如何？」老僧曰：「頗佳。獨淫風日熾，莫可救藥。大都以商賈多財，凡異方之出色名妓，俱來此開倚門賣笑，收斂財帛耳。所可惜者，年少客商，有喪盡資斧，而窮無所歸者，有得染癆瘵而身亡是地者。老僧心雖憐憫，奈此迷途難為商賈破之，亦徒抱痛惜而已。」三緘曰：「色字惑人，深於財氣，破此迷途，非自省悟不能。」三緘次日將隱身旌隨帶身旁，暗游是鎮。前街後巷，均已游遍。突至樂春宮門外，向內瞧去，悄悄寂寂，若無人居者然。

三緘隱著身兒，竟入其中，無人阻滯。目極左右門楣，盡墜珠簾，心竊異之，即於中堂幾上坐下，以觀動靜。坐了半晌，內出四五女娘，綴紫穿紅，妖冶之姿，人世罕有。中一女娘曰：「狐大姑昨到南海，壽祝姑母，今日尚未返耶？」又一女娘曰：「彼到南海，自然流連二三日，方克歸耳。」前之女娘曰：「彼曾纏得岳大商恩愛難捨。大商淮南販貨，約定明日歸來。狐大姑心上人兒，豈不凝妝助候？」言甫畢，忽從簷上飛下一狐狸，墜地輾轉，化為美人。四五女娘上前一瞧，曰：「狐大姑歸祝姑母，勞頓已極，而且今日言旋，以候岳商，正望織女牛郎會合之喜，可呼婢子烹茗設宴，為大姑賀之。」言已，女童六七，各執其事，奔走不停。眾女娘尊狐大姑於首座，以下依次坐定，遞盞傳杯。

酒至半酣，眾女娘笑而問曰：「狐大姑於錢、餘二商，不過數月夫妻，即將財帛收盡，置諸死地，胡與岳某深相親愛，已歷二載，而不一棄置乎？豈夫妻之緣，有久有暫哉？」狐大姑曰：「俗語云：『賣笑女子，酷好財帛，金盡而視如仇寇。』此常態也。若錢、餘者，以他人錙銖假作商賈不惟，不自受重，反戀妓女。其心以為資本喪盡，原非已有，借他人之財以恣淫蕩，吾甚恨之，

故收其財帛而毒死之。至於岳某，乃自己資本。兼之身有富骨，財尚多多，不能罄於一時。故吾待以深情，候至淫惡滿日，天喪其所應有，然後傾彼財、喪乃軀，亦未為晚。」

眾女娘曰：「狐大姑如將岳商毒後，恐無有如彼者以為夫婦也！」狐大姑曰：「天下之貪戀美色者，豈少也哉！前者為之毒斃，後者必接踵而至，特恐吾等應酬不暇耳，安慮無人乎？」眾女娘曰：「狐大姑善毒男子，財盡身亡，拋高堂而棄幼妻者，不下數十餘輩。胡世之男子，不視為猛虎，而反戀其顏色者，抑獨何歟？」狐大姑曰：「世上男兒，徒以美色是戀，彼未計及於身死財盡，為痛恨之極者，以其情甚癡耳。譬之吾宮，盡屬野狐。即他宮施女，雖非狐類，亦係前劫姦淫之輩，轉世為女，以償宿債，再轉世，則皆禽獸類焉。可笑世人以乃祖乃宗艱辛所遺，用似買禽獸面為配，尚且永朝永夕，迷戀不捨，何其蠢哉！」眾女娘聞此，同聲詠曰：「翡翠衾中美色娘，世為貪戀不能忘；豈知金盡身亡後，拖得淫殃受禍殃？」詠罷，大笑而散，各歸房內。

三緘謹記其處，緩緩回觀，日已西斜。老僧曰：「道爺何去？」三緘曰：「鎮外閒遊，不料歸已晚矣。」次早，命狐疑、繡霧、雲牙道人沿鎮呼曰：「爾等是鎮，久有妖狐作怪，吾師三緘仙官不忍容商為彼所斃，特來收伏。」鎮人聞之，以二道為瘋，皆不在意。

三緘隨後，手執腸縛子與飛龍瓶二寶，且行且勸曰：「世人以美女是貪，不知美女半屬妖狐所化。何苦以堂堂人類，甘配獸軀乎？吾見遠商遠賈，多財自恃，妓館流連，一旦財喪於娼，身死於瘵，徒使哀頹父母，終日號啕，年幼嬌妻，空房寂守，良可悲也！誰之咎歟？今將迷途為人指之，急速回頭，毋蹈前轍！多餘財帛，永保乃身。如爾鎮人不信美色娼妓為野狐所化，且隨吾去，吾必收伏，以與爾等一觀。」是時鎮人有以為癩，有以為真，議論不一。其好事而隨行者，約至數百之多，過巷穿街，竟到樂春宮內。

三緘呼曰：「野狐，宜服吾法，各歸爾洞，修爾道，煉爾丹，毋得在茲擾害商賈！」言猶未已，狐大姑出而罵曰：「何處瘋道，以言煽惑客商？」吾輩明明是人，狐在何處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宮內盡係狐耳。」狐大姑曰：「爾鎮人視之，吾輩是狐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如不是狐，吾以法寶拋來，自爾原形不變！」鎮人曰：「必須如此，方能辨白焉。」三緘當將飛龍瓶望空拋去，金光一道，繞於空中。狐大姑乘風而遁。餘下女娘，盡化為狐，埋頭四竄。三緘曰：「鎮人以吾言為誑，今何如耶？」鎮人曰：「還祈道長收之，以除鎮害！」三緘曰：「收之不難，但要爾輩各戒淫惡乃可。」商賈同聲應願。三緘於是拋去縛子，以收群妖。